



□魏敬群

清代专司教育文化的高级地方行政官，称为“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政。清代对学政的选拔标准很高，主要表现在对才学和出身的要求上，必须是进士出身，一般都有翰林院的经历。举人出身者虽属正途，有机会做很大的官员，但一般不可能任学政。学政虽然身在地方，却不是地方官，职责是“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代表皇帝在各地为国家教育士人，管理学校，选拔人才。学政一般三年一任。整个清朝，山东学政总计有120多人。在这些人中，有一对父子学政，就是黄叔琳与黄登贤。

清代，顺天府大兴县黄村的黄氏家族，有五子登科的美誉。黄叔琳兄弟五个，两举人，三进士。长子黄叔琳(1672—1756年)，字崑圃，号金墩，五岁时即由祖父日授经书，有神童之称。二十岁时荣膺探花，授翰林编修，累迁侍讲、鸿胪寺少卿、刑吏二部侍郎、浙江巡抚、詹事府詹事等，以文学政事知名于康、雍、乾三朝，著有《诗统说》《周礼节训》《夏小正注》《宋元春秋解提要》《史通训故补》《文心雕龙辑注》《砚北易钞》《砚北杂录》《砚北丛录》《养素堂文集》等。世人推为大儒，尊称其“北平黄先生”。清代诗人张元《上黄崑圃先生》诗曰：“北平夫子云霄客，清华家世文章伯。逸才旷代早著名，落笔千人皆辟易。”“辟易”为拜服、倾倒的意思。

黄叔琳曾在山东先后任按察使、布政使和学政，颇有政声。“其起任山左，墨吏帖息，包苴不行。”“帖息”意为平服，“包苴”系指贿赂。其在“山东按察使任内，有属吏进所画扇十枚，公叹曰：‘民方苦潦且蝗，而足下顾暇为此！’其人亦大惭而退。”(陈兆嵩《詹事府詹事加侍郎衔刑部右侍郎黄公叔琳墓志铭》)。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黄叔琳出任山东学政。“当尝督学山东时，毅然以兴贤育才为己任，捐修三贤祠于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胡瑗)、孙明复(孙复)、石徂徕(石介)，歆荐如旧俾学者知所景从。又复兴白雪、松林两书院，延师儒，选才隽，备膏火，造士多穷经敷用之英，翕然称盛。”他制定颁布了《学政条约》，内有崇尚经术、淹贯史传、取法先正、尊礼师儒、砥砺廉节等十条要求，并捐俸重修泰山三贤祠。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九月，泰山三贤祠落成，“公肃仪展谒，为立碑记其事，系以歌诗。”他还在济南大明湖畔建了一座三贤祠，在为齐鲁士人树立学习榜样的同时，他又兴复济南白雪、青州松林两处书院，延师选才，筹措办学费用，使得山左文教呈现繁盛局面。

济南白雪书院位于趵突泉畔，前身是明代万历年间兴建的历山书院。黄叔琳上任后，“秋七月，兴白雪书院。会城旧设书院，日久废弛。公锐志振兴，延师儒，选才俊，俾肄业其中。时抚藩以下皆捐俸，以资膏火。公为经久远计，严课程，厚廪饩，一时人士鼓舞奋兴。如张君淳、李君元璗、徐君士林、李君慎修、乔君世臣、李君元直、焦君祈年、卢君见曾、邹君丽中、张君元、宋君来会，皆公所造就也。”(顾镇《黄崑圃先生年谱》)。

黄叔琳待诸生“谆谆然如家人”“平生接引后进，孜孜若不及。”(《黄公叔琳墓志铭》)他妥善处置临清武生李克信被诬案、临邑生员于宗鲁等八人抗粮案，诸生“士气翕然”。(《黄崑圃先生年谱》)

青州松林书院建于北宋仁宗年间，院中有十三贤祠，祭祀宋代十三位德政显赫的青州知州，包括王曾、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名人。康熙五十年(1710年)，黄叔琳带头捐出俸禄，修复青州松林书院。黄叔琳之子黄登

贤《松林书院记》碑文曰：“青郡向设松林书院，有祠，祀宋王沂公而下十有三贤，盖以策励后学，景仰前徽，志流风余韵于不衰也。康熙戊子、己丑间，先大夫视学山左，兴复济南白雪书院，时远迩翕集，至不能容。而松林书院日久就荒，乃复慨然捐俸重加修葺，进诸生而教诲之，饮食之。所成就者，如徐君士林、李君元直、丁君士偶、陈君有蓄、马君长淑、辛君有光、李君志远、刘君轶政、秦君纮、林君仲懿、王君瀛、孙君果、董君思恭，皆知名士也。先大夫之拔擢人材，振兴士气，类如此矣。”

黄叔琳视学居青州期间，考核生员，评定等级，一丝不苟。对优秀者，他聚宴教诲之；对较差者，决不轻易降黜。知府、知县如因小故请求剥夺生员资格，他一概不准。现存松林书院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赵执信所撰《青郡僚属绅衿公立碑》称其“视事三年，清惠翔洽，政教修明，举前政之以尤异著者，有过之无不及焉。”以致黄叔琳奉调京官时，青州“人士皇皇，如失所恃”，在恳请山东巡抚上奏朝廷留任未果后，便在书院别置一祠，“跻先生于十三贤之间”，以示敬仰、爱戴之情。顾镇《黄崑圃先生年谱》称：“公在山左三年，培养人材，扶掖善类，汲汲如不及，颂声载道，上达九重，一岁中三迁其官。”

黄登贤(1709—1776年)，字筠盟，号云门，出生在济南大明湖南岸的学署里，其父黄叔琳时任山东学政。乾隆元年(1736年)，他考中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刑部给事中、太常寺卿、漕运总督等，官至左副都御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登贤“奉命提督河南学政，特调山东。是时，寿张贼初平，士民风亟须整顿，上以公有威望，故改用公。公之生也，侍郎公正提学山东，今相距六十六年而后继斯任。凡整饬士习，崇励风教，一以先侍郎为法。”(《黄公登贤墓志铭》)子继父任，且承父志。当时，济南百姓将大明湖边的三贤祠改为五贤祠，增加了施润章和黄叔琳两位山东学政中的佼佼者。黄登贤特去瞻谒，重加修葺，并置祭器，且自矢以先父为榜样，恪尽职守。乾隆四十年(1775年)，黄登贤视学青州，莅临黄叔琳六十余年前捐俸重修的松林书院，对父亲恩泽青州士子，为国育才的政教伟绩感慨万分。他在《松林书院记》中称：“岁甲午，余复承恩命校士于兹会垣，白雪书院已废无故址，而松林巍然独存……今日幸登此堂，先人灵爽，实所式凭。予小子顾抗颜而步其后尘，毋乃滋愧也乎？诸生中有克世其业者焉，乃祖乃父，则固先大夫之所陶冶者也。余今又得与其后人讲论于一堂之上，亦可见诗书之泽长，而流风余韵尚未有艾也。诸生行自勉矣，余益当自励，以克笃前人光焉。”他视学齐鲁，风尘仆仆；讲学阅卷，亲力亲为；宵衣旰食，几无暇日。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皇帝东巡来到山东，黄登贤至界首恭迎圣驾，“上见公瘦，愈加意调养。盖公惟以尽职为念，虽积劳成疾，而犹不自知也。”黄登贤感激圣恩，不以自己身体为意，愈加勤奋。“恩赐之隆，方视前学政有加。是夏，按曹州阅卷不异常时，忽命予嘉绩具遗疏曰：‘生于山东，死于山东，命也。生于学署，死于学署，数也。吾分止此，夫复何憾’且注书筒，他无所属。至夜，端坐而逝。”(《黄公登贤墓志铭》)“书筒”，即书箱。黄登贤嗜书如命，于此切实可见。这样一个爱书之人，却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将家藏隋、唐、宋、元、明典籍131种捐献给四库全书馆。乾隆帝谕曰：“朝绅中如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亦藏书旧家，并着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每天参观石桥的游客络绎不绝。

◀广宁桥两端的石马身，根据雕刻风格判断应是明代之物。

【行走齐鲁】

临朐古桥和广宁城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近日，潍坊市临朐县田村集在进行的黄龙沟河道清淤工程中，发现一座被埋没已久的古桥。经村民初步估测，桥面长有十五米左右，宽三米，桥洞共七孔。河底平铺石板，桥两端有八字巨石翼墙和石马遗迹，石桥造型古朴壮观。这座古桥重见天日，引发不少附近村民的兴趣，大家纷纷赶来欣赏。

我省著名画家高玉琦先生的故乡就是田村集。在他的记忆里，五十多年前的黄龙沟还是清水潺潺、鱼虾欢跳。他对家乡这座古桥的价值有深刻的理解，为此四处奔走呼吁对古桥进行保护，并且对其历史做了深入研究，搜集了很多资料。

据当地文字记载，此桥名为“广宁桥”。现场可见，古桥桥面由两层桥墩支撑，桥面石板厚30厘米左右，石板磨损程度不一。据初步推断，此桥历史久远，其间经历代多次重修，一些千年桥板持续沿用。根据桥头两桥墩钙化和腐蚀程度看，此桥年代相当久远。

据当地传说和史料推断，此桥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有以下依据：

其一：桥南五公里处，曾有“广宁城”，此城在春秋战国时已有相当规模。《宋书·武帝纪上》记载：“六月，慕容超遣五楼及广宁王贺赖卢先据临朐城。”这一记载说的是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东晋大将刘裕伐南燕国(首都广固，在今青州城西侧)，南燕国王慕容超派遣大将公孙五楼和广宁王贺赖卢占据临朐城以抵抗刘裕大军。由此可知，广宁城到东晋末尚在，是贺赖卢的封地。

据当地村民介绍，当地曾经有人挖井，挖到三四米深时曾发现疑似广宁城大街上的铺街石以及墙基、条石等。种种迹象表明，此广宁城极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邑。此地还出土了一些汉代砖瓦、石质钱范、陶釜、王莽所造“大泉千”铜钱等等文物。说明此处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十分兴盛。

广宁桥因广宁城得名，连接广宁城和广宁桥的大道为广宁大道，由此可推测此桥的存在年代。据史载，此大道直到晚清至民国仍车水马龙，是当地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

清《光绪临朐县志·卷三》记载：“水上有五村皆名‘广饶’，以姓名别之。围绕五村内外有古城迹，似一都聚，不知古为何城。”《临朐县地方志》认为：“相传此处为广宁城故址，土地富饶，故取名广饶。”

其二：桥南岸村名为田村集，县志记载是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军屯的地方，即在此地驻军种地，人员众多且有随军家属，遂产生了集市，这也是“田村集”村名的由来。军队生产的粮食要运往国都临淄，因有黄龙沟河道阻隔，且是唯一的南北通道，建桥在情理之中。

其三：此桥最后一次重修是在1904年，尚存“重修桥记”石牌为证。碑文明确记载“广宁桥”名字：“黄龙沟旧有石桥三座，曰广宁，曰黄龙，曰小桥……”由此推断，广宁桥自始至终一直沿用此名。又有文载：“……前人之重修屡矣，但岁远日久，水冲涨急，又是南北交通道，桥面多处断裂，行人忧窘步焉。广宁桥修建在急，广宁工程费用之钜，光绪甲辰年地方政府无力出资。朐邑城南田村社的首事君子，不辞勤劳，好善人仁慷慨解囊，捐赠财资，捐赠者北到京津，南到两广。光绪甲辰桂月竣工，丙午春立碑三幢，一幢镌刻广宁桥‘重修桥记’(碑文尚存)，其余两幢镌刻了首事君子，好善仁人的姓名(碑已损毁)。可见此桥在古代是沟通南北的一个重要工程。

其四：石马身的由来，广宁桥两端的翼墙均由两块巨石构成，靠近桥的一块较大，有几吨重，另一块次之。传说桥西南方向有一石马，但如今没人窥其全貌，遂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但有一故事当地人讲得绘声绘色：石马原是迟家林之物，是迟家的后人卖给了正在建桥的工地。迟家林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兵部侍郎迟凤翔的陵墓，卖石马的那些人怕被家族追究，便编造了一个离奇故事，谎称石马趁黑夜跑到朐邑城南田村集，偷吃麦苗，被砍了头，埋在了广宁桥头。如今，石马已全部发掘显现，证明了故事的由来。但马身显然是当作一块巨石用在了桥侧，故事只是个缘由。

高玉琦先生回忆，广宁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存，且水流从桥下四孔通过，由于近几十年河道污染淤泥堆积，桥被覆盖一度消失。近日县里进行河道治理，古桥复现。除重现了原来可见的四孔以外，被淤泥覆盖的三孔也重见天日，桥底的铺桥石也第一次露面。

据我省文物专家介绍，古代石桥能长达七孔，已经是规模不小的大型古桥了，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至于其确切的建造和存在历史及考古价值，尚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考证。



黄叔琳任山东学政时捐俸重修的青州松林书院。

投稿邮箱：qlwbrwq@163.com